新論/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譴非篇

新論卷七
啓寤篇
作者：桓譚　東漢

祛蔽篇

夫不翦之室，不如阿房之宫；不琢之椽，不如磨礱之桷；玄酒不如蒼梧〈一本作倉吾。〉之醇；控揭不如流鄭之樂。〈《初學記》卷十五樂部上、《太平御覽》卷五百六十九樂部。〉

昔周公光崇周道，澤被四表。〈《文選》卷五十六陸佐公《石闕銘》注。〉

孔子匹〈本作疋。〉夫耳，而卓〈本作　　。〉然名著。至其冢墓，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，下及酒脯寒具，致敬而去。〈《太平御覽》卷八百六十飲食部。〉

聖人天然之姿，所以絶人遠者也。〈《文選》卷二十陸士衡《玄圃園詩》注。〉

諺言：「三歲學，不如一〈宋本作三。〉歲擇師。」〈《太平御覽》卷四百四人事部。〉

孔子以四科教士，隨其所喜。譬如市肆，多列雜物，欲置〈孫云：置字疑有訛誤。〉之者並至。〈《意林》卷三、《繹史》卷九十五引同。〉

子貢對齊景公曰：「臣事仲尼，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，滿腹而去，又焉知江海之深也？」〈《文選》卷五十三李蕭遠《運命論》注、卷五十九王簡棲《頭陀寺碑文》注。〉

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，聞一知十。〈《文選》卷四十二應休璉《與侍郎曹長思書》注。〉

顏淵所以命短，慕孔子所以殤其年也。關〈一作聞。〉東鄙〈一作里。〉語云：「人聞長安樂，則出門西向而笑；知肉味美，則對屠門而大嚼。」〈《說郛》作哨，《御覽》飲食部作屑。〉此猶時人雖不別聖，亦復欣慕共列。如庸馬與良駿相追，銜尾至暮，良馬宿所鳴食如故，庸馬垂頭不食，何異顏、孔優劣？〈《意林》卷三、《四部叢刊》據殿本有誤。《道藏》本、《意林》聞東里語至亦復欣慕三十七字另爲一段。又《文選》卷四十二曹子建《與吳季重書》注，《藝文類聚》卷七十二食物部，《初學記》卷二十六服食部，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四十五酒食部，《白帖》卷十六，《太平御覽》卷八百二十八資產部、卷八百六十三飲食部，《說郛》卷五十九，又《古今事文類聚後集》卷二十一。〉

夫畜生賤也，然有〈《禮記・少儀疏》有作其。〉尤善者，皆見記識。故馬稱驊騮〈本作騋。〉驥騄，牛譽郭椒丁櫟。〈《藝文類聚》卷九十四獸部。〉故犬道韓盧宋猘。〈《禮記・少儀疏》。〉聖賢之材不世，而妙善之技不傳。〈《文選》卷四十六王元長《曲水詩序》注。〉

吳之翫水若魚鱉，蜀之便山若禽獸。〈《太平御覽》卷九百三十二鱗介部四，原題顧譚《新語》，嚴本引爲桓譚，誤。〉

晝水鏤冰，與時消釋。〈《意林》卷三、《太平御覽》卷六十八地部三十三。〉

惟人心之所獨曉，父不能以禪子，兄不能以教弟也。〈《文選》卷五十二魏文帝《典論・論文》注。〉

揚子雲好天文，問之於洛下黃閎以渾天之說，曰：「我少能作其事，但隨尺寸法度，殊不曉達其意。後稍稍益愈，到今七十，乃甫適知已，又老且死矣。今我兒子愛學作之，亦當復年如我，乃曉知已，又且復死焉。」其言可悲可笑也。〈《太平御覽》卷二天部，

又《北堂書鈔》卷一百三十儀飾部曰：「楊子雲好天文，問之於黃門作渾天老工。閎曰：『我少作其事，不曉達其意，到今七十乃始適知，又老且死矣。』孫本據陳禹謨本有異文。」案阮元《疇人傳》二落下閎下引孫星衍云：「《史記索隱》引《益部耆舊傳》曰：「閎字長公，明曉天文，隱於落下。」閎乃姓黃而隱於落下耳。〉

予小時聞閭巷言，孔子東遊，見兩小兒辯鬬，問其故。一兒曰：「我以日始出時近，日中時遠。」一兒以日初出遠，日中時近。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，上方遠，而四傍近。何以知之？星宿昏時出東方，其間甚疎，相〈一作離，下同。〉丈餘，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，相去惟一二尺。以準度望之，逾益明白，故知天上之遠於傍也。日爲天陽，火爲地陽，地陽上昇，天陽下降。今置火於地，從傍與上診其熱，遠近殊不同焉，乃差半焉。日中正在上覆蓋人，人當天陽之衝〈孫本作衡。〉故熱。於始出時，又從太陰中來，故復涼於其西；在桑榆間，大小雖同，氣猶不如清晨也。桓君山曰：「子陽之言，豈其然乎？」〈釋道世《法苑珠林》卷七日月篇、《隋書》十九志第十四《天文志》上。又《列子・湯問篇》殷敬順《釋文》曰：「愴愴，桓譚《新論》亦述此事，作愴涼。」〉

通人揚子雲，因衆儒之說天，以天爲如蓋轉，〈上三字據《初學記》增，《御覽》宋本以天爲作以爲蓋。〉常左旋，日月星辰，隨而東西。乃圖畫形體行度，參以四時曆數昏明晝夜，欲爲世人立紀律，以垂法後嗣。余難之曰：「春秋分晝夜欲等平，旦日出於卯，正東方；暮日入於酉，正西方。今以天下之〈一本作人。〉占視之；此乃人之卯酉，非天卯酉。天之卯酉，當北斗極，北斗極天樞，樞天軸也，猶蓋有保斗矣。蓋雖轉而保斗不移，天亦〈一本作以。〉轉周匝，斗極常在，知爲天之中也。仰視之，又在北，不正在人上，而春秋分時，日出入乃在斗南。如蓋轉，則北道近，南道遠，彼晝夜刻漏之數，何從等平？」〈一作乎。〉子雲無以解也。後與子雲奏事待報，坐白虎殿廊廡下，以寒故，背日曝背。有頃，日光去背，不復曝焉，因以示子雲曰：「天即蓋轉而日西行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，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。」子雲立壞其所作，則儒家以爲天左轉非也。〈《太平御覽》卷一天部。宋本非也作是也，義相反。《晉書・天文志》日光不復暴背下云：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：『天若如推磨，右轉而日西行者，其光景當照此廊下，稍而東耳，不當拔出去，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。』」《初學記》卷一天部曰：「天如蓋轉左旋，日月星辰隨而東西。」又《文選》卷二十六王僧達《答顏延年詩》注曰：「余與揚子雲奏事，坐白虎殿廊廡下，以寒故背日曝焉。」又吳淑《事類賦注》卷一天部引略同。《御覽》按楊泉《物理論》曰：「楊雄非渾天而作蓋天，圓其蓋左轉，日月星辰隨而東西。桓譚難之，雄不解，此蓋天者復難知也。」又《淵鑒類函》卷一天

部四云：「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。桓君山謂仲任之徒曰：『吾待奏報，曝背西廊下，頃之日光出去，是應渾天也。』」案：此誤以子雲爲仲任矣。又《論衡・說日篇》注孫詒讓云：「桓譚《新論》云『北斗極天樞，樞天軸也，猶蓋有保斗矣。蓋雖轉而保斗不移，天亦轉周匝而斗極常在』，即仲任所本云。」〉

公孫龍，六國時辯士也，爲堅白〈案：譚戒甫引作守白，云：「守白原作堅白，與下文語意不合，此殆後人以龍書祇有堅白論，無守白論，而妄改之耳。」〉之論，假物取譬，謂白馬爲非馬，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，馬所以名形〈孫本作行。〉也。色非形，形非色。〈《太平御覽》卷四百六十四人事部、《說郛》卷五十九。〉常爭論曰：「白馬非馬」，人不能屈，後乘白馬無符，傳欲出關，關吏不聽，虛言難以奪實也。〈《唐宋白孔六帖白帖》卷九、《太平御覽》卷四百六十四人事部。案：譚介甫《公孫龍子形名發微》云：「今《公孫龍子》全書六篇，首篇原題『跡府第一』，文祇二段。前段爲桓譚所作。」又云：「《太平御覽》引桓譚《新論》，茲援此文，以與《跡府》前段相較，其上半正同，特稍多三數語耳。若《御覽》所引《新論》，於原文果有刪節，則今《跡府》前段，全屬譚作疑。考《後漢書》本傳，言譚數從劉歆、揚雄辨析疑異，故王充《論衡超奇篇》曰：『桓君山作《新論》，論世間事，辯照然否，虛妄之言，僞飾之辭，莫不證定。』蓋譚性耽辯證，故於龍書白馬論，甄明精要，守爲守白，殘非熟研其學者不爲功也。〉

戲談以要譽。〈《文選》卷四左太沖《蜀都賦》注引桓譚《七說》，附載於此。〉

雒陽季幼賓有小玉，檢衛謁者，史子伯素好玉器，見而奇之，使予報以三萬錢請貿焉。幼賓曰：「我與好事長者博〈一本作傳。〉之，已雇〈一本作顧。〉十萬，非三萬錢玉也。」余驚駭云：「我若於路見此，千錢亦不市也。」故知之與不知，相去甚遠。〈《太平御覽》卷八百五珍寶部、《淵鑒類函》卷三百六十三引有脫文。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